

当代作家 丛书

鄂 国 培

冉大爷历险记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神秘恐怖匪巢，愚昧凶暴的神兵，野蛮残酷的寨规，这一切，似乎与诗人永恒礼赞的爱绝缘。然而，一段温柔缱绻、缠绵悱恻的恋情，却在这整日制造死亡之地发生了。

富甲一方的龚滩镇袍哥头子冉隆学，在世伯白马镇赵镇长家饮宴后，归途中被一支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。赵镇长和平交涉无效，乃秘密派人以重金诱请铜麻湾股匪“五朵云”于押解途中拦救。“五朵云”所率“神兵”蛮勇善战，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，横尸遍野。但混战中逃命的冉隆学慌不择路，竟闯近铜麻湾股匪的禁区——秘窟无量洞，被匪徒捉住。根据“五朵云”首脑杨清云所定的寨规，凡擅闯该洞者，一律诛杀。眼看冉隆学就要丧命，“五朵云”中唯一的女匪首、杨清云的爱女“绿姨”杨秀云骑马到此。杨秀云虽然美艳绝伦，但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她要亲自动手刃冉隆学。可盘问中，她认出冉隆学是自己十多年前害过单相思的大学同窗。于是旧情复萌，放下屠刀，曲意温存抚慰，以期圆其美梦……。冉隆学命运如何？请读者到书中求答。

本书为知名作家鄢国培在脍炙人口的长江三部曲之后，问鼎通俗小说领域的力作。它具有极强的传奇性、趣味性，又有时下此类小说一般均缺乏的较高层次的审美价值，既好读又耐读。

6038/22

第一章

一

断崖上的山茶花怒放，断崖下流过的乌江发了春水，翡翠般碧蓝的江水变得浑浊，绵延数里的羊角滩，鼓着泡旋，奔腾的江水驮着一层白灰色的泡沫，以千军万马的气势，咆哮着倾泻直下，冲击着崖脚，涌溅起一个接一个银色的浪花。

由于发了春水，要过滩的木船，只好在羊角滩下的白马扎水。白马水码头岩岸的石鼻上，系满了木船，船上的许多根纤藤，被拉得直直的，发出嘎嚓嘎嚓的声响，象随时都会被拉断一般。

两头尖向上翘的蛇船停靠在一起，它们是由郁江驶进乌江的运盐船，自成一帮，叫盐巴帮；歪屁股的厚板船停靠在一起，它们是运煤的乌金帮；其它还有扎货帮的厚板船，也凑在一起。帮派分明。

蛇船从涪陵装满了盐巴上驶，沉甸甸的，吃水很深，江水淹到了船帮边，哗哗的声响中，喷起一团团水珠，在阳光下泛出一片白花花的亮光；乌金帮的厚板船，已在涪陵卸空了载，轻飘飘的在水面上起伏颠簸。它们都收起了布帆，斜挂在桅杆上。

白马江边码头上，显得格外热闹。既拉纤又推桨的扯船子，有的在码头上闲逛；有的坐在岩石上晒太阳，边烧叶子烟边摆龙门阵；有的坐满了茶楼酒店，喝茶饮酒。他们的穿着打扮大体相似：头上包着蓝布或白布包头帕，穿着褴褛的短衫裤，破布片在风中飘动，露出古铜色的久经风霜的肌肤；腰间扎着一根布腰带，腰带上别着一把小开山（小斧），磨得亮锃锃的锋刃，闪射出逼人的寒光。他们常年生活在乌江上，江风在他们紫赭色的面孔上，刻下了抹不平的深深皱纹，艰苦的劳动，给结实的巴掌上留下了粗糙的厚茧皮。

他们一个个显得粗犷强悍，腰上别的小开山，是他们劳动和自卫的工具，一看就令人生畏。

这小开山，不仅扯船子人人有，凡乌江两岸的成年男子，差不多人人必备。别上一把小开山，不仅显得威风有气派，还很实用。走山路，可以对付猛兽；遇到拦路打闷棍的棒客，拔出开山自卫，比其它兵器方便。帮派之间，家族之间斗殴，也是以开山解决胜负。近年来开山又多了一种新用途——对付拉夫拉壮丁。

岩岸上，河市显得比平时热闹，用楠竹和篾席搭成的吊脚楼鳞次栉比，杂货店、茶馆、冷酒馆、吃食店、栈房（小旅店）……人进出，生意都十分兴隆。

在空旷的地方，稍为平坦处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蹲在地上赌钱。押单双，押人人宝，堆糖罗汉……赌得十分专注、热闹。在这里最通俗、最流行的一种赌法是掷三宝。赌具十分简单，用三个磨得黄亮的小钱乾隆通宝，摊在掌心，等大家下定注，宝官将三个小钱往地上一掷，便可以定输赢，异常方便。这种赌法一般输赢不大，也不用给赌头抽彩，扯船子们特

别嗜爱这种赌法，当宝官的人，大都是码头上的烂友。

一处掷三宝的赌摊，显得格外热闹。提篮卖望日葵，卖油炸麻花，卖麻糖，卖卷烟的小贩，在人堆后面围观展干劲，帮着宝官指着地上滚动旋转的小钱，大声吆喝着：“宝、宝、宝……”

等小钱静止在地上，输赢定了，接着会爆出一阵赢家的笑声和输家的叹息声。

当宝官的是一个中年人，在衣衫褴褛的赌徒中，他的穿著很打眼，新的白土布短衫，袖口格外大，往上绾了几叠，这是当时袍哥中最时新的式样。青布大裤脚用一根同色的布带扎紧。头上的青布包头帕，在额前吊出一截齐眉高，这是海过袍哥的暗记。他头上戴着一顶麦草编织的凉帽，胖嘟嘟的圆脸黄中带青，浓眉下一对小眼睛，显得极不匹配。张嘴就露出一口烟熏的黑牙，唇上稀稀的几根黄胡子象猪鬃毛那么粗硬。

“卢五哥，吃麻花！”一个小贩见宝官揽拢一堆赢来的小角票，乐得唇上的黄胡子不住抖动，乘机递上几绺麻花推销。

当宝官的卢五哥，不过是码头上一个跑腿的老么，在这群赌徒面前，敞开前襟露出胸膛，显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。他皱着眉望了望递过来的麻花，使劲一推，斜睨着小贩：“去，去……哪个吃你的麻花！”由于他用力过猛，将王矮子手中的麻花碰到地上跌碎了。

王矮子顿时变了脸色，将麻花篮子往地上一搁，用暗哑的沙声嚷闹起来：“呸，卢老么，哥子是看得起你，才把麻花亲递到你手上，你哪格不识抬举……”他边嚷边伸出右手的食指，差点戳到卢老么的鼻子。

卢老么扫了王矮子一眼，并没搭理他，三个小钱又摊在掌心，催促大家快下注。

王矮子不肯罢休，仍用指头点着卢老么的鼻尖：“嗨，你这么不落教……”

这戳鼻尖的动作，含点轻蔑和挑衅的意味，一般会发生一场斗殴。大家没有马上下注，目光一齐投射到王矮子的身上。见他一脸病容，喉头发出的咕咕的痰声，一副痨病相，并且看年纪已五十出头，哪里经得起身强力壮的卢老么一击，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，暗怪他自不量力。

殊不知卢老么反而让了步，瞟了王矮子一眼：“莫吵，莫吵，老子赔你的麻花！”他随意从面前的钞票堆中拈出几张：“拿去，拿去！”

王矮子毫不介意卢老么向他称老子，接过钞票，立刻有了笑容：“对罗，这才象话！”

王矮子在码头上海的是六排，在袍哥中的地位比卢老么高，所以才有这种胆量与卢老么争吵。

卢老么闪动着掌心的三个小钱：“下注，快下注，要掷了……龟儿子趴开，这几个钱也下注！”他横眉愣眼，不悦地将几张破烂的角票扒开。

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嘟起嘴争辩说：“大小也是注，为啥不行！”

“喊你趴开就趴开！这几个钱连半只麻花也买不到，亏你……”卢老么用手中的竹烟竿，将这少年的几张小票扒开去，“你嘴硬，谨防老子用烟竿脑壳敲你！”

那少年又将小票放还原处，不肯服软：“莫得这规矩，大小也是注……”

卢老么哪把这少年放进眼中，顿时凶神恶煞举起烟竿往那少年头上敲去：“咦，看你不出，喷出的气还带奶臭，嘴嘴儿

这硬！”

“卢五哥，打不得！”一个人上前托住烟竿。

“任弹神，你少管闲事！”

这任弹神穿着一件旧竹布长衫，将长衫破烂的下摆提起扎在腰带上，一顶青布瓜皮帽歪扣在头上。瘦长的身材，脸上黄黑的面皮刮不出半两肉。他嘴角叼了一支廉价香烟，一对黄眼珠十分灵活，说话象打机枪一串串往外涌。

“卢五哥，我不管闲事。好，你尽快打！”任弹神冷笑一声，猛吸了一口烟，烟从鼻孔徐徐向外喷出。

卢老么举起烟竿的手游移了一下，斜睨着任弹神问：“打不得，有啥打不得！”

任弹神收回托住烟竿的手，笑扯扯地说：“问啥！要打就打嘛！”

卢老么见任弹神的神态，举起的烟竿放下来，瞟了那少年一眼：“他是哪个？”

“哪个！这个……”任弹神哼了一声，“他吗！不过一个小丘二（仆人），没啥了不起，比起卢五哥差远哪！打吧，打吧！”

卢老么的气焰低了下来，但口气仍梆梆硬：“小丘二，哪家的小丘二！”

任弹神慢吞吞地说：“说起他的东家嘛，在乌江上多少有点名气！”

“任弹神，别绕弯子，究竟是哪个！”卢老么不转眼地望着他问。

“听清，不要吓破胆！”任弹神用夸张的口气说，“他就是冉大爷家的小跟班王小三。”

“冉大爷！白马场哪来的冉大爷，只有龚滩镇才有一个大

名鼎鼎的冉大爷！”

“对，你猜对了。王小三的东家就是龚滩镇的冉大爷。”任辘神吐掉嘴角噙的烟蒂，笑扯扯地说。

“王小三，王小三，冉大爷要去白马场上会客，快回船去伺候！”从靠船的岩脚爬上一个扯船子，在大声喊叫。

“来罗！”王小三拾起押注的几张小票，一溜烟跑走了。

卢老么不愿当众丢面子，等王小三走远，他故作轻蔑地说：“我当是哪个！冉大爷再厉害，在白马场不过是行客……”

“行客拜坐客。俗话说，‘强龙难斗地头蛇’。”任辘神接过话头，“冉大爷要上岸会客，大概是要拜你卢老么这位坐客。快，快收起赌摊，回家准备好，等冉大爷去拜你！”

卢老么假装没听到任辘神的挖苦话，抖动着手心里的三枚小钱：“下注，下注……”

三个小钱掷下地，个个眦眼盯着。

卢老么口沫飞溅，食指指着：“宝、宝、宝……”

众人指着：“字，字，字……”

又是宝官统吃，卢老么兴高采烈，用烟竿把赌注全揽到自己面前。

码头上扯起了地皮风，说涪陵师管区的接兵队伍，在场上关帝庙驻扎下来，到处乱拉壮丁。

自从抗日战争前夕川湘公路通车以后，场街便迁到公路边，离水码头有五六里，大家不晓得这地皮风是真是假，但大多数人都宁肯信其真，不一会功夫，码头上的人就急匆匆散走了。

岩脚下停靠的几十艘木船，都放长了纤藤，撑离岩脚，隔着一道水。

扯船子们都拔出腰间的小开山，警觉地注视着岸上的动静。

岸上剩下稀朗朗的几个人在走动。几只黄狗躺在岩石上半闭着眼，懒洋洋地晒太阳。

岸上静极了，哗哗的流水声显得格外有气势。

二

显得从容不迫的任辘神，坐在一家酒馆前吹口哨。他不断地到处张望，仿佛在等什么人。

人人都怕当壮丁，唯独任辘神不怕，他正在等一个买主，出钱买他去当壮丁。

他今天已身无分文，因为已经谈妥，以五石谷价，将自身卖去替人当壮丁，他原剩下的几块钱已用得精光。

从古到今，三百六十行，恐怕也没有当壮丁贩子这一行。

任辘神当过扯船子，挑脚当过力夫，从十几岁在乌江两岸浪荡，如今还是光杆一人，自己是哪里人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。

他是如何当上壮丁贩子，说来也可笑。有一次他饿了好几天，还差栈房十多天住店钱。栈房老板见他真穷，也无可奈何，要赶他走，可是任辘神生就一张油嘴，几句话就可惹人哈哈大笑。栈房老板横心想赶他，见他那副滑稽相，被弄得哭笑不得，怎也狠不起心来。只好骂：“你龟儿好吃懒住，空长一副好坯子，为啥不去当壮丁，不仅白住，还可以白吃！”

任辘神做了一个怪相，摸了摸蓬乱的分头：“老板，噢，你出的好主意，当壮丁确实可以白吃白喝。嘿嘿，只要有人出

钱，我情愿代人去当壮丁，那时我包儿有了数数（钞票），哼，你这叫花子住的破栈房，我还不爱住呢！”

“龟儿吹啥牛皮！不住我这栈房，难道去住大饭店！”栈房老板鄙夷地说。

“喂，任辘神，你的话是不是当真！”张保长正好在一边听见，凑拢身问。

任辘神认识这个张保长，他是离白马场十多里路的罗渔坝的保长，常来白马赶场。他瞟了一眼张保长：“嘿嘿，半途杀出个程咬金。你难道要拉我的壮丁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谁不认识你是白马场上的一个宝货，我乡下的保长，再大的胆量，也不敢到场上拉壮丁，何况是你！”张保长摸了摸八字胡，胖嘟嘟的脸上似笑非笑。

“此话有理，量你不敢！”任辘神边说边晃着身子。

张保长正为交不出壮丁发愁，不放松地问：“你刚才说，肯卖壮丁，是真是假！”

“真的，你出多少钱？”任辘神半真半假地问。

张保长伸出袖口，笼住任辘神的手：“这个数，怎样！”

任辘神一愣，心想这个数目倒不小，但嘴上却这么说：“张保长，你不要把我当洋盘耍。这个数当然不少，足够我一年的口粮。不过，去当壮丁打内战，枪子儿是不长眼的，去十个难回一个。要买我这条命么，这个数可差得远。”

张保长堆着一脸笑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兄弟，象你这么机灵的人，哪能等到上前线！编入正式部队后，看管没那么严。你只要脚底上多抹上一点油，寻机开了小差，这钱便白得了。”

任辘神听张保长这么说，心中有些活动，沉默着半晌没出声。

张保长递给任弹神一支“八百壮士”牌香烟，划燃火柴给他点上，又拍了拍任弹神的肩：“兄弟，这年头要凭空找这么多钱，可不是容易事。南川水江石有个牟乜眼，我是他的老主顾，他逃回来又找我卖壮丁，一年至少可卖三次。算算，这个数……三三得九，三六一十八……嘿，一年是多少？足足可买三十石黄谷，比乡下的二簸簸绅粮还阔气，哪里去找这种无本万利的生意！”

任弹神喷了一口烟，乜了张保长一眼：“你说得好撇脱！开小差被捉住，也要吃枪子儿，同样是玩命。”

“兄弟，这年头要发横财，不冒险行吗？”张保长慢悠悠地说，“去当棒老二，去贩卖鸦片烟……甚至规规矩矩去山里做山货生意，丢掉性命的多的是。但福大命大的也不少，他们都发了财。兄弟，这点事难道你也没想明白！”

任弹神摸了一下头发说：“是倒是，干嘛行都有风险。不过，你这个数……”

张保长听他口气已松动，马上趁热打铁：“兄弟，反正这笔钱由中签的绅粮出，我不过打过手。我作主，给你添到这个数……”说着把手笼在袖口里与任弹神做手势。

“添点，添点……”

“再不能添，你干就干，你不干我找别人去。”

经过一番讲价还价，终于成交。从此任弹神就干上了顶替别人当壮丁的这行买卖。果真他每次开小差都十分顺利，并且干嘛行熟哪行，居然摸索出一套开小差的经验，已提高到每年可以做五六次买卖，比到山里做山货生意保险、划算……

“娘的，未必张保长也怕拉壮丁的地皮风，不敢按约定的时间来谈生意！”任弹神肚里饿得咕咕叫，还不见张保长的影

子，不觉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叽咕着骂了一句。

栈房老板姓杨，常年都扣着一顶油腻得发亮的青布瓜皮帽，为的是遮掩住他光光的癞子头，码头上都叫他杨癞子。目前楼上住客当栈房，楼下开酒馆。这时食客都走净了，他一手端着一杯干酒，一手抓着几颗花生米，边饮酒边吃花生米。

他上前问：“任弹神，张保长不来，未必你就坐在门口干饿。我灶上要封火喽，吃啥，我好下锅！”

“等一会，我还不饿！”任弹神头也不回，顺口答了他一句。

每次任弹神卖壮丁，都是杨癞子当中人，不仅可以卖酒食，还可以得一笔中人钱，因此，他对任弹神显得格外亲热一些。

杨癞子“嗤”地一声笑：“任弹神，你身上没钱不要紧，我记在粉牌上，等你做成生意再结帐。再说，我哥子们也没那么小气，请你吃顿酒食也没啥了不起！”

任弹神一撇嘴：“好慷慨！”

“咦，你把哥子们看扁了。好，现过现，看这对猪腰新鲜，我取下多加油炒一盘腰花下酒……”

店门口一根横竿上，一排铁钩吊着新鲜猪肉、猪肝、猪腰之类，一群绿头苍蝇正绕着乱飞。有几只绿头苍蝇正叮在两只猪腰上，猪腰已由鲜红变成了紫酱色。

杨癞子没有取下猪腰，边瞟着任弹神边挥赶着绿头苍蝇：“等会也好，张保长来了一起吃热闹些。”

任弹神只顾抽香烟，望着河街两头。

一乘轿子，轿后跟着鲁管事和王小三，从江边穿过河街，正从店门口通过。

“看，那就是襄滩镇赫赫有名的冉大爷！”任弹神悄悄指点

着说。

“哎，冉大爷这么年轻，怕不到三十岁。他连背枪的保镖也没带！咦，怕你认错人罗！”杨癞子摇头不信。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任弹神轻蔑地瞟了他一眼，“你看，轿夫腰带上插的灯笼，上面明明写着‘冉府’二字，这还有假！”

杨癞子不识字，惊诧地望着那灯笼。

“嘿，你晓得啥！带上冉府的灯笼，就是保镖。乌江两岸，黑白道上的好汉，青红帮上的朋友，哪个敢动他一根毫毛！”任弹神活灵活现地说。

从街那头钻出一个叫化儿，糊满一头稀泥巴，泥巴上栽着一棵青油油的稻秧，几块烂巾巾披在身上。

杨癞子一见这个叫化儿，急忙躲进店内：“妈哟，这年头越搞越稀奇，端阳节还早得很，装泥人的叫化儿就上了街！”

这还是远古沿袭下来的风俗：端阳节时，稻秧已插栽完毕，叫化儿装泥人，头上栽棵青葱的稻秧，到农家去讨几个吉利钱，含有预祝五谷丰登之意。

河街上许多店家都关了门，叫化儿很快就来到了杨癞子的店门口，两手抱头舞蹈，接着口里高叫：“泥人到，泥人到，砰砰咣咣三大炮：砰、砰、砰。主人家，今年风调雨顺，秋后五谷丰登，恭喜发财！”叫化儿叫完掏出一只瓦钵双手捧着，等待店主人打发。

杨癞子将酒杯往锅台上重重一搁，连连挥手说：“去去去！我不种庄稼，五谷丰不丰登，干我屁事，到绅粮家去讨吧！”他眼看准备下的鲜货还没卖到一半，河街上的人就被扯起的地皮风吓散了。这些鲜货只好下锅卤成烧腊卖，还不晓得能不能卖出。就是能卖出去，盈利要比现炒少得多，心里正没好

气。

叫化儿捧着瓦钵跳起舞蹈，口里唱着顺口调：“这家老板真好笑，天老爷不下雨，哪能保佑娃娃吃白米；人是铁饭是钢，不吃五谷一命丧；不收谷，哪有钱钞进酒店，生意兴隆谈不上……”

叫化儿唱完，接着又重复高叫一遍：“泥人到，泥人到……恭喜发财！”

杨癞子见这叫化儿不寻常，可以见啥唱啥，趁机编对，晓得再不破费点将他打发走，他接着就会唱几句讥讽人的话，甚至还要唱几句不吉利的话，让人听后晦气。忙说：“不唱了，不唱了！”接着向跑堂的少年吩咐：“杨八郎，在甌子里舀碗饭给他，剩下的腊八菜给他一点。”

跑堂的杨八郎有十五六岁，是杨癞子的儿子，长得秀气灵敏。他端了一碗挂面，正背着他老子悄悄从馅子钵里捞干馅子吃，蓦地听见叫他，以为他老子已发现他偷食的行为，一吓，手中的勺子掉进馅子钵里，发出叮当的碰击声。

“格老子，怪不得，今天还没卖几碗面，钵里尽剩些馅子汤，原来被你干馅捞来吃了。看你这副馋相，格老子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不晓得深浅！”

杨癞子上前要打杨八郎，杨八郎一闪身躲过。

“噫！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！”杨癞子没再追打杨八郎，自己动手舀了饭菜打发了叫化儿。

叫化儿接受了打发，口中又唱了几句感谢话：“杨家老板真贤惠，元宝滚进屋，瘟神快走开，东方甲乙木，南方丙丁火……”

叫化儿刚走开，张保长终于盼来了。

“哎，张保长，你为啥这时才来罗！”任辇神埋怨说。

张保长走进店内，任辇神也随后跟进。

张保长在桌边坐下：“你们坐在这里做梦！师管区派人在四乡拉壮丁，我绕了好多路才来到这里。”

“嘻嘻，谁不知保甲人员免服兵役，哪个敢拉你的壮丁！”杨癞子不信。

“俗话说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那些丘八见人就抓，管你免役不免役。就是蒋中歪微服出访，遇上他们，也有口难辩！”张保长说。

“原来不是扯地皮风，师管区的人真在乱拉壮丁。”杨癞子见张保长说话认真，这才信了。

“来，我们快谈生意，谈妥后我交了差，好早点赶回去，天黑了，路上更不保险。”张保长示意任辇神坐下。

“张保长，要不是等你，我灶上早封火喽。要吃啥，先点菜，边吃边说。”杨癞子问。

“生意没谈成，哪能先喝酒。杨癞子，我走渴了，先泡上盖碗茶，我们边喝边谈！”张保长说。

任辇神肚里早闹空城计，眼巴巴盼来他，以为可以马上吃喝一顿，殊不知他不谈成生意不请吃喝。但这是不成文的规矩，并没出格，任辇神只好隐忍住，端起茶碗灌茶水。

张保长开门见山：“任辇神，这次仍是以前的那个数，中人钱由你付！”

任辇神实在忍不住，不满地嚷起来：“张保长，这两个月法币又贬值，那个数还买不到以前的一半谷，不行！”

“法币贬值关我球事，你找蒋中歪去，问他为啥要贬值！”张保长愣了任辇神一眼，不讲理地说。

他接着掏出大叠没开拆的法币，往任辘神眼前晃了晃：“不赊帐，现金交易！”

任辘神蓦地站起身：“收起你的钞票，不添钱我不干！”

“一文钱也不能添！”张保长将钞票放在自己面前，慎重地按了按，轻轻咳了一声，瞟着任辘神。

“我走哪！你去找别人。”任辘神推开板凳要走。

张保长收敛了笑容，将钞票揣进怀里，也站起身：“我忙得很，没时间奉陪。”

杨癞子忙上前劝解：“坐下，坐下。生意不成仁义在嘛，老主老客的，何苦伤了和气，有话慢慢谈。”

他强拉他俩坐下，自己也在另一方坐下来：“张保长也有难处，出钱买壮丁顶替的绅粮不肯多出钱，叫他不好办！”

任辘神见杨癞子帮着张保长说话，不满地盯了他一眼：“他有难处，我就没难处！”

“哏，兄弟，你未必清早吃了火药，性子这么火爆。我的话还只说了一半……”

任辘神偏过头去没出声。

“是的，任辘神也有难处，不为生活所逼，哪会卖身当壮丁，用这种伤心钱！”杨癞子顺着张保长说，“这样，我来打个中成，添的添点，让的让点……”

凭杨癞子一张嘴，果真把他俩都安抚下来，气氛开始变得轻松，有说有笑起来。

生意终于成交，当面点了现钞，杨癞子得了中人钱，还卖了一桌酒菜，大家都喝得满面红光，嘴唇上油亮。

任辘神只有一个小包袱，寄存在杨癞子栈房内，便跟在张保长身后走了。

三

任辘神大摇大摆，让区丁将他送进关帝庙当壮丁。

他从不在师管区押送的途中逃跑，所以他敢于从容不迫走进关帝庙。押送壮丁的队伍，大都认识他。

任辘神走进关帝庙，就象老熟人似的，向一些人点头哈腰打着招呼。迎面碰见史班长，他上前一步打了一个千：“喂，班长，我又来了。”他恭敬地递上一支哈德门香烟。

史班长接过香烟，让任辘神给点上。他瞟着说：“龟儿，你快走，才送你去部队不到一月，就打了一个回转。问你，这一年，你卖过几次壮丁。”

任辘神若无其事，笑嘻嘻地拍了拍史班长的肩头：“不瞒班长说，五回！”他伸出一只手甩了甩。

“龟儿，你赚肥罗！”史班长说。

任辘神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，凑近史班长耳边，显得十分亲昵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不瞒班长说，我从小手痒，喜欢赌单双，山里的妹儿长得俊俏……我都花个精光。不花光哪个舅子想进这里来！”

“真的？”史班长脸色猛地一沉，严厉的目光扫在他的脸上。

任辘神并不慌张：“哎，对班长的孝敬，我再胆大也不敢花呀！”

进关帝庙时，对壮丁都要搜身，将东西搜光。任辘神却象变戏法似的，不晓得从哪里掏出一卷钞票来，悄悄塞到史班长手中：“嘿嘿，小意思！”